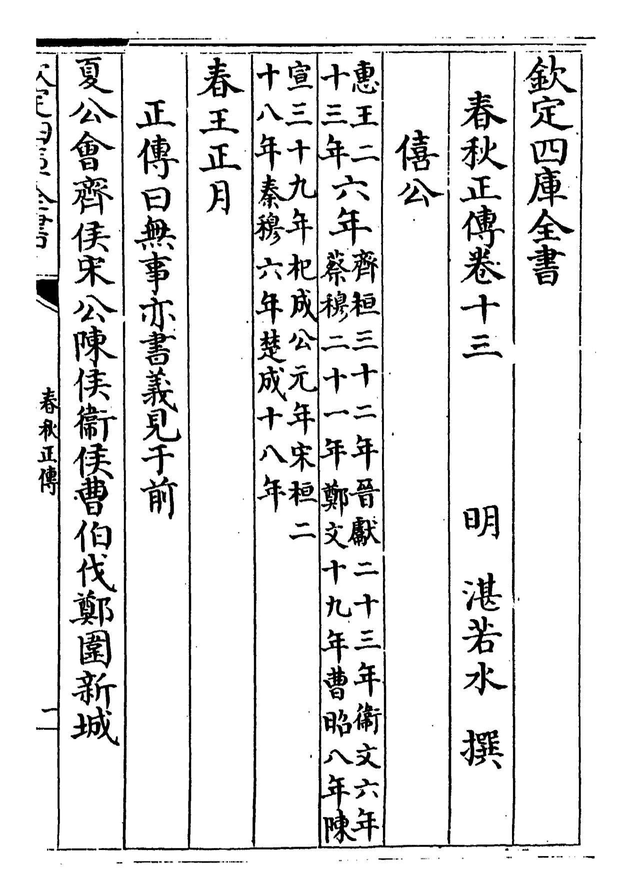


經部



春秋正傳卷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僖公

惠王二十六年齊桓三十二年晉獻二十三年衛文六年十三年蔡穆二十一年鄭文十九年曹昭八年陳宣三十九年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年秦穆六年楚成十八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義見于前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正傳曰新城鄭邑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則鄭伯自致之禍諸侯擅興之罪並見矣左氏曰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齊桓倡攘夷尊華之義以寧周室鄭乃背之諸侯伐之乃其自取耳然齊桓摟諸侯以伐諸侯不請命於天王溥乎云耳烏得無罪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正傳曰遂者繼事之詞承上伐鄭之師也書楚人圍

許諸侯遂救許著桓公攘夷安華之義也穀梁曰善救許也左氏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紀大事也國之大事在戎況

大舉乎君舉必書況遠伐乎故書至則有反面告廟之禮焉胡氏謂以久而致非也穀梁曰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胡氏曰齊自名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之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灾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

惠王二十七年齊桓三十三年晉獻二十四年衛文七年蔡穆二十二年鄭文二十年曹昭九年卒陳宣四十年杞成二年宋桓二十九年秦穆七年楚成十九年

春齊人伐鄭

正傳曰再書齊人伐鄭著已甚之兵也夫齊桓初以諸侯之師倡大公以伐逃盟之鄭而圍新城不遂入而遂救許可謂仁義之兵矣今諸侯之兵既散乃又自伐鄭焉其不公無王之心可見矣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愚謂鄭伯背晉即楚與楚合而未離又不知事大鄭之自取此實傳也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夫鄭既未服初以諸侯伐之今復以諸侯之兵次于其郊而問罪焉可也乃釋天下之大義而恃一已之私憤以自行伐焉何以示大公之義於天下也

夏小邾子來朝

正傳曰小邾子者杜氏云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别封故曰小邾子來朝志小邦之禮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正傳曰申侯鄭大夫書鄭殺其大夫申侯罪擅殺也夫命德討罪皆天子之事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有罪則請命以刑之可也今乃不請而殺之是無王非義之甚矣鄭殺申侯即左氏載鄭伯所謂吾知所

由來者也左氏曰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楚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愚謂此實傳也濤塗見執於齊申侯之言為之也申侯以言賈禍幾危國家罪當殺也鄭

伯不請而專殺之此春秋所以罪之耳胡氏曰鄭伯不知自反内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正傳曰甯母魯地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則霸者之情見矣霸者以力服人者也會諸侯將以服鄭也此桓志何以首言公内史之

詞也左氏曰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人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

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
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
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
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
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
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
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

鄭伯請盟于齊愚謂此實傳也於此見桓公之所以為霸管仲之所以為霸佐何謂霸佐觀管仲之言有意於服人也

曹伯班卒

正傳曰班曹伯名書曹伯班卒紀與國之大故也諸侯有恤災之義有赴則史書之

公子友如齊

正傳曰書公子友如齊紀聘禮之不時也汪氏曰甫

盟甯毋而又使季友脩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愚謂

書曰禮煩則亂其是之謂乎

冬葬曹昭公

正傳曰書冬葬曹昭公紀與國之大事也

惠王二十八年齊桓三十四年晉獻二十五年衛文八年蔡穆二十三年鄭文二十一年曹共五年崩

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年杞成三年宋桓三十年秦穆八年楚成二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正傳曰洮曹地書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見王人來而公與諸侯盟之也書鄭乞盟者著鄭伯之服罪也首王人者尊王命也左氏曰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愚謂觀王人之来必為王室也此云謀王室是有變乃謀也又云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則惠王崩于去冬亦畧可知矣然而至冬歴三時乃書崩者豈以諸侯雖以盟定之大叔帶之餘難未巳如

周三監之延禍然至冬乃底定而告喪史但因其告
時而書之耶未可知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此見
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

正傳曰狄北狄書狄伐晉紀中國之不振旅也左氏
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
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

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愚謂此實傳也然晉不與齊桓之盟以攘夷狄故狄人侮之吴氏曰齊桓嘗存邢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夷狄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正傳曰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著失禮之中又失禮也魯不宜禘一失禮也用致夫人二失禮也胡氏曰禘用致夫人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祀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

皆非禮矣愚謂此用禘大廟之非禮也又曰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愚謂此用致夫人之非禮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正傳曰書天王崩紀天下之大變也天下宜三年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諸侯有奔赴之禮焉是以書之左氏曰冬王人来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又按七年冬左氏曰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然次年正月齊與諸侯盟定之矣越一年至冬十二月乃告喪何耶疑以傳疑可也

襄王九年 齊桓三十五年 晉獻二十六年卒 衛文九年
元年 蔡穆二十四年 鄭文二十二年 曹共二年 陳

宣四十二年杞成四年宋桓三十一年辛秦穆九年楚成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正傳曰御説宋公名書宋公御説卒紀與國之大故也諸侯有恤災之義故有赴則書之公羊謂不書葬為襄公諱非也啖氏以為魯不會耳是也則凡書葬者皆會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正傳曰宰周公者猶言宰周之公以家宰兼三公天

子之為政者也即左氏所謂宰孔也宋稱子以在喪未葬也左氏曰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愚謂此實傳也可以見齊桓尊周之義矣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葵丘大尊周之義也宰周公來而齊桓帥諸侯會之于葵丘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正傳曰伯姬公女之未適人者書伯姬卒紀內之大事也鄉鄰有喪猶當匍匐弔之舂不相不巷歌同居者猶生緦況國君之女乎啖氏曰内女為夫人書卒許嫁為夫人亦然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為諸侯夫人則服大功是諸侯有大功服也汪氏謂大功以

下則無服諸侯絶期然所謂絶期者絶傍期也若夫子女之服父母三年父母服之期乃報服也正期也若以為絶期則禮何以有服女嫁諸侯以大功之文况女子出嫁者宜降室女一等則未適人又不止大功矣公穀曰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禮治之理或然也惟其喪而服之是以書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正傳曰諸侯者即上所叙之諸侯也書諸侯盟于葵

丘著桓公之美惡也何以為惡曰不言宰者宰不與也左氏謂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又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愚謂觀宰周公之不與理則然也是之謂惡

何以為美曰穀梁曰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尊天子之禁不歃血以要神是之謂美然而徒尊天子之禁而不能帥諸侯朝天子以盡臣

職反假以服諸侯使宗已而肆其專征伐之侈心必合左氏公羊之論與穀梁孟子之論然後桓之美惡見而功罪兩著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正傳曰詭諸晉侯名書晉侯詭諸卒著恤鄰之義也

左氏曰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愚謂此實傳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正傳曰里克晉大夫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紀鄰國之大變也稱君之子穀梁以為國人不子非也是猶朝覲訟獄謳歌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云耳夫君之子即有君道焉里克殺奚齊以臣弑君人倫之大變故聖人因史之文筆之以示戒左氏曰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襄王十年齊桓三十六年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年蔡穆二十五年鄭文二十三年曹共三年陳宣四十三年杞成五年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年楚成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正傳曰書公如齊譏始朝齊也諸侯見天子曰朝五年一朝諸侯使大夫來相見則聘今魯僖忘讎畏勢不朝天子而朝齊故春秋書以譏之

狄滅溫溫子奔衛

正傳曰溫即司寇蘇公之後國于溫故謂之溫書狄滅溫溫子奔衛紀夷狄陵中國也左氏曰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愚謂齊與諸侯不能攘夷尊華此王道之所以衰而伯圖之所以不競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正傳曰卓稱君荀息已立之也觀左傳言里克殺之

于朝可見書晉里克弑其君卓誅弑逆之賊也克者
世子申生之傅也奚齊卓則克之讐也其連弑二君
豈不曰復吾君之讐也殊不知立之為君則君矣將
欲復讐乃弑君也當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
施飲之酒而以告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
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禄容身速獻
公殺適立庶之禍者里克也趙盾出不越境入不討
賊春秋猶書弑其君若里克者實與知殺太子申生

之謀雖書曰弑其太子申生可也而可以自免乎其後乃又弑奚齊卓子是弑三君矣胡氏曰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徹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愚謂克連弑三君天下之大惡而不以赦者胡氏以此責之豈其倫耶

及其大夫荀息

正傳曰及者猶幷殺之也書及其大夫荀息著里克之逆暴荀息之死忠也公羊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

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愚謂此實傳也胡氏曰孰有可託六尺

之孫寄百里之命臨死節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愚謂如公羊胡氏之言荀息誠信矣然而仁則吾不知也以荀息之忠信以傅奚齊卓子當獻公之蠱惑宜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使嫡庶之分明而上下之義定獻公不陷於殺嫡立庶之惡而後遂免奚齊卓子見殺之慘則君豈不為仁君臣豈不為仁德之臣保其三子諭之德義安其身

以安社稷萬世稱賢可也不知出此而從君於邪乃以不食言為信為忠是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君子貞而不諒天下大信其可得乎里克雖陷於大逆吾猶憫其志焉耳

夏齊侯許男伐北狄

正傳曰書齊侯許男伐北狄著窮兵黷武之罪也聖人之於要荒以羈縻待之來則驅之去則不逐是之謂得勝算今許方患楚而毆之遠伐北狄勝之不足

以為武一失利則反為外域所輕非以全取勝攘夷

圖霸之畧也宰孔謂其不務德而勤遠畧不亦宜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正傳曰書晉殺其大夫里克則討罪之義隱矣何以

隱若里克者志在重耳撥亂反正以報太子申生也

其大夫云者重耳之大夫忠於重耳太子者也然而

克實申生奚齊卓子之弑賊矣是可殺也何謂可以

殺里克聽驪姬之邪謀而中立稱疾不朝以成太子

之禍又不死難遂弑二君則可以殺矣左氏曰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愚謂里克連弑三君宜尸諸市朝以正其罪而乃止如此故曰討罪之義隱矣穀梁曰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為

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来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

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

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胡氏曰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義見于前

冬大雨雪

正傳曰雨者從天而下如雨然也書冬大雨雪者公羊以為記異也何以為異也周之冬酉戌亥月即夏之八九十月也是時陰結而未凝故唐氏曰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此尤為異愚謂於此亦見周時之不同矣若夏之冬正雨雪之時何以為異

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十七年晉惠二年衛文十一年蔡穆二十六年鄭文二十四年曹共四

年陳宣四十四年杞成六年宋襄二年秦穆十一年楚成二十三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正傳曰丕鄭父晉大夫也書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則討罪之義隱矣曰其大夫云者猶言重耳之大夫也丕鄭者重耳申生之忠臣也左氏曰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故紀之太子申生賢子也孝也獻公蠱惑於驪姬用其譖而殺之立其子奚齊里克太子申生之傅而丕鄭其大夫也太子死二人有撥亂反正

之志故克殺奚齊卓子平鄭告秦葢欲為重耳也左氏曰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以此觀之二人為重耳也為重耳者奚齊卓子之賊臣乃重耳之忠臣也申生之忠臣也二人欲立重耳將撥亂反正以報太子申生然而不知春秋之義自陷弒逆之罪而不自知矣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正傳曰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榖著非禮也諸侯相會好猶有禮節况婦人乎故陽榖之會有二失禮焉婦人不出梱閾父母在則歳歸寧為父母也而與公及齊侯會于野一失禮也公與齊侯會之非時而以婦人參焉無内外男女之別則二失禮也許氏曰以公夫人陽榖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愚謂久假而不歸齊桓未之有焉

秋八月大雩

正傳曰雩者旱而禱雨之祀大雩者天子禱雨之名書秋八月大雩著非禮也臨川吴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愚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魯以諸侯而雩于天則僭矣周之秋午未申月即夏之五六七月正憂旱之時故穀梁以為雩月正也於此亦可以見周之改時矣

冬楚人伐黄

正傳曰黄小國近楚者書楚人伐黄著夷狄之犯中

國也左氏曰黄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黄胡氏曰按

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黄遠齊而近

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

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

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

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黄而書伐者罪桓公

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愚謂初江人黄人與盟于貫已為楚人所疾矣今被兵而齊不能救桓公之伯業衰矣

襄王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年晉惠三年衛文十二年蔡穆二十七年鄭文二十五年曹共五年陳宣四十五年宋襄十四年杞成七年秦穆十二年楚成二十三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紀天變也

夏楚人滅黄

正傳曰書楚人滅黃罪蠻荆之暴横而霸主之不能救也前十一年冬楚人伐黃矣歷三時報久至而諸侯之救援不至此黃之所以滅也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胡氏曰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

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楚人之强罪諸侯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强暴不得其所是也其又謂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則泥矣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義見于前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正傳曰杵臼陳侯名書陳侯杵臼卒紀與國之大故

也著恤災也

襄王十有三年齊桓三十九年晉惠四年衛文十三年蔡穆二十八年鄭文二十六年曹共六年陳穆公款元年杞成八年宋襄五年秦穆十三年楚成二十五年

春狄侵衛

正傳曰書狄侵衛著華夏之見陵伯圖之不競也胡氏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得以肆暴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

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黙識於言意之表矣愚謂此正吾今之説而孔子所以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何嘗顯然改其文耶惜乎明于此而昧于其他

夏四月葬陳宣公

正傳曰書夏四月葬陳宣公紀恤鄰之大義也而其

葬之得禮見矣宣公卒於十一年冬十二月至是五
月矣諸侯五月而葬禮也葬則有赴有會葬之禮焉
故書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正傳曰書會于鹹著勤王之義也穀梁曰兵車之會
也左氏曰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
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正傳曰周之季秋九月即夏之孟秋七月正農人憂旱之時若以九月為夏之九月則五穀成熟非用雨之時矣書秋九月大雩著禮之非也大雩者祀上帝天子行之諸侯僭用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齊

正傳曰書公子友如齊紀大夫之出境也禮大夫非君命不出境出境史必書之是疑於非禮矣然繼是即有諸侯城緣陵之事殆為是乎則又疑於得禮矣

諸儒謂春秋凡於書必有一字褒貶善惡若此一節於經何所據以見善惡耶

襄王十有四年齊桓四十年晉惠五年衛文十四年蔡穆二十九年鄭文二十七年曹共七年陳穆二年杞成九年宋襄五年秦穆十四年楚成二十六年

春諸侯城緣陵

正傳曰書諸侯城緣陵著霸者恤鄰之義也左氏曰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蓋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以遷杞避之也以諸侯之力非不能救以杞

不幸與淮夷為鄰所謂切近災者也故合謀遷其城以避之其恤小之義見矣而公羊乃起專封之説胡氏從之誤矣夫所謂封者必分之茅而胙之土命之誥而錫之車服焉也此與大王避狄遷岐之事何以異乃以為專封之罪乎然而不告于天子而擅與諸侯遷之以此責之必無詞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正傳曰季姬僖公之季女未適人及猶與也防魯地

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則三失禮可見矣來朝者公穀皆以為來請已也胡氏又有春秋内女適人繫諸國之說其未適人書其字之說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明其女而非婦之說及者内為志之說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之說季姬使之朝病鄫之說則皆陷於義例之𫎇而非春秋直書見義之道矣愚謂斯舉也於是乎見三綱之絶矣夫父之於子有君道焉故曰家有嚴君父之謂也僖公溺愛其季女不

能教以内外之别使自擇配又使之肆其欲出遇諸侯于外失君道父道矣鄫子以國君丈夫而為婦人所使朝魯以定昏失夫道矣愚故曰於是乎見三綱之絶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正傳曰沙鹿杜氏以為山名平陽元城縣有沙鹿土山在晉地書沙鹿崩紀異也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紀異也左傳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愚謂地道靜也載華岳而不重今沙鹿崩是大異也夫天地者繫天下之事也今地道虧非小咎故書胡氏曰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

正傳曰書狄侵鄭著夷狄犯中國而霸圖之衰也張

氏曰狄數犯畿内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温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桓公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正傳曰書蔡侯肸卒紀鄰國之大故有赴則史書之聖人筆之致恤鄰之義耳穀梁謂諸侯時卒惡之是義例之非也

襄王十有五年齊桓四十一年晉惠六年衛文十五年蔡莊公甲午元年鄭文二十八年曹共七年

八年陳穆三年杞成十年宋襄六年秦穆十五年楚成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正傳曰如齊者朝齊也周禮諸侯世相朝也諸侯於天子猶五年一朝禮也魯僖公十年朝齊今十有五年又朝齊是以朝天子之禮事齊而非諸侯相朝之禮矣故書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譏失禮也

楚人伐徐

正傳曰書楚人伐徐紀夷狄犯中國也而霸圖之衰

亦可見矣左氏曰徐即諸夏故也吴氏曰徐楚僭王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為楚所伐愚謂徐背夷而向華見伐於楚而齊桓不能帥中國之諸侯以救之故曰見霸圖之衰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著會盟之非禮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人神之理一也左氏曰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耳救徐也夫葵丘之盟所謂初筮也又會牡丘以尋前盟則可以見人心之離怠矣尋而盟之其可以復結乎以是心而救徐其可克乎故誠者感人心之本也盟者不誠之幾也故曰盟于牡丘著會盟之非禮也是以春秋無善盟

遂次于匡

正傳曰書遂次于匡著救徐之不力也穀梁曰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愚謂以齊桓之強帥列國之衆何畏於楚桓公之心既蠱是先不誠矣則列國之人心感之是亦以不誠焉於是乎解體矣是以有尋盟焉惟尋盟而不信是以有次焉其勢使之然也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苟仗其忠信而往雖匹夫可也而况以齊之強列國之衆乎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正傳曰敖慶父之子魯大夫也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善其救患而憾其不力也夫救徐善也而使大夫行其不力甚矣左氏曰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愚謂桓公攘夷安夏之心怠而霸業衰矣夫惟心之蠹是以不誠不誠則不信不信則尋盟尋盟則次于匡次于匡而使大夫以往救其勢使之然也故胡氏曰楚都于郢距

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横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

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紀天變也迅雷風烈必變聖人之心也所以致脩省之意以為後世人君警也左氏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愚謂然則史氏亦有失之者多矣諸儒以一字取義者不亦侮聖經矣乎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正傳曰厲在徐揚之間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書齊師

曹師伐厲善之也善救徐也左氏曰秋伐厲以救徐也愚謂左氏必有所據兵法曰攻所必救杜氏曰厲楚之與國伐厲者致楚之必救所以解徐也故春秋善之

八月螽

正傳曰螽穀梁曰蟲災也蟲之害禾者周之八月即夏之六月正苗長之時而有螽則害苗也書八月螽紀災異也所以憂民食也

九月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紀反面也君舉必書況兵車大事乎危事乎況出告則有反面之禮乎

季姬歸于鄫

正傳曰婦人謂嫁為歸書季姬歸于鄫終始乎昏禮之非也夫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幣請期所以遠嫌而致重也季姬始遇鄫子于防以自擇配則所謂納采問名諸禮皆廢無乃茍合耳此又書其歸所以終其

禮之非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正傳曰己卯卯者日也晦者日之晦冥也夷伯者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其謚伯其字書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紀異也為展氏紀也左氏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穀梁曰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胡氏

謂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愚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故自天子至於士庶人五等之服同記曰祭繼養也五世而上則親盡而服窮五世而下親未盡而服未窮則繼養之恩未絶故高曾祖考四代有服則亦四代有祭盖親親之義無貴賤一也天子亦四親廟與始祖之廟而五有功德則不祧故加二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諸侯亦四親廟與始封之廟而五諸侯無功德之祖故

止於五大夫士亦四親祭與始分之祖而五大夫富於士故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以其貧富為差而制其廟之數故禮有曰祖禰同廟夫祖者高曾祖也禰者考也其實四代之供養皆同若云一廟一代則親未盡而可以不服乎夫祭由服生者也官師一則知父而不知祖為禽道矣豈理也哉

冬宋人伐曹

正傳曰書宋人伐曹著霸圖之衰也左氏曰討舊怨

也夫宋與曹同盟而云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乃擅興以伐同盟之人尚可謂之霸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正傳曰婁林徐地書楚人敗徐于婁林罪諸侯之不克救也左氏曰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愚謂待救而救不至春秋記之以見上無王法下無霸圖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正傳曰韓地名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則秦

君之仗義而晉君之背德皆可見矣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秦伯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

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

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對秦伯曰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

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飢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愚謂此其實傳也於此可以見秦晉之得失矣按此傳則晉侯烝於賈君一不德也負約而不納羣公子許賂以地而不信二不德也忘秦輸粟恤災之義而閉之糴三不德也秦伐之仗此義矣及秦獲晉侯以歸改館餼牢以德禮而還之又從而餼其飢恤其災而矜其民不忘唐叔之舊焉秦伯可謂善補

過矣

春秋正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舉人臣龐兆楒

春秋正傳卷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僖公

襄王十有六年齊桓四十二年晉惠七年衛文十六年陳穆四年杞成十一年宋襄七年
八年蔡莊二年鄭文二十九年曹共九年秦穆十六年楚成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正傳曰隕者自上而下五者石之數左氏曰隕星也

穀梁曰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内曰宋書隕石于

宋五紀異也在天為星在地為石事之大異者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正傳曰鷁水鳥民所聚曰都書六鷁退飛過宋都紀異也順飛者其常退飛者其異也物之反常而異則為災此過宋者宋災也何以魯史書之有報則史書之以紀天下之異也其在天者天下之異也公羊以為王者之後記異非也退飛左氏以為風非也程子曰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

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胡氏曰宋異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侯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

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正傳曰季者其字友者其名魯之賢大夫也書公子季友卒紀國大夫之大故也公羊曰其稱季友何賢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國君於大夫有臨

弔之禮有賵賻之禮故史書之聖人存之以著腹心手足之義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正傳曰書鄫季姬卒著親親之義也禮諸侯之女嫁為諸侯夫人者有大功之服焉故赴其卒則史書之聖人存之以致親親之義耳其書葬不書葬有謚無謚史有詳畧耳非以其賢否為親疏也何也不以義掩恩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正傳曰茲公孫名乃叔牙之子叔孫戴伯也書公孫茲卒紀國大夫之變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正傳曰書會于淮紀恤小之義也鄫為淮夷所病故會以謀之左氏曰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襄王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年辛晉惠八年衛文十七九年蔡莊三年鄭文三十年曹共十年陳穆五年杞成十二年宋襄八年秦穆十七年楚成二十九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正傳曰英氏小國楚之與也書齊人徐人伐英氏見桓公伯圖之不競也左氏曰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徐人舍楚歸華為楚所病桓為伯主宜約與國告于天王聲大義以討之則攘夷尊華之義著矣乃舍楚之大惡而伐區區之英氏所謂不能三

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不足以語伯矣

夏滅項

正傳曰項小國名書夏滅項則魯僖併吞之罪見矣左氏曰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愚謂存亡繼絶大國所以字小也魯僖存鄫之謀未遂而先有滅項之惡魯於是乎不競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正傳曰下魯邑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譏失禮也

左氏曰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齊桓因魯侯滅項以為討而止公聲姜出會以解之雖為有故而出然禮婦人不外出外出非正也婦人無外事外事非正也魯之諸姜聲姜為賢其失禮如此況其他乎

九月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紀反面之禮也公猶有諸侯之事也而專云自會者始以會而出故不得不以會而

至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正傳曰小白齊侯名桓公霸主名之亦無他義可知書齊侯小白卒紀霸主之大故也赴至則書之左氏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

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襄王十有八年 宋襄九年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年衛文十八年蔡莊四年鄭文三十一年曹共十一年陳穆六年杞成十三年秦穆十八年楚成三十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正傳曰書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穀梁以為譏伐

喪是也左氏曰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愚謂無虧為易牙豎貂所為殺羣吏以立立之不正故羣國討之也討之誠是也伐喪何為焉齊之民何罪焉

夏師救齊

正傳曰書師救齊紀救患之義也故穀梁曰善救齊也杜氏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誌緩也愚謂救定其亂亦義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正傳曰書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紀定亂擅立之師也左氏曰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愚謂按左傳前後則或無虧為易牙豎貂所立國人不與無虧乃將立孝公四公子爭亂殺無虧故宋人伐之討其亂而立孝公歟公羊以為與宋伐不葬穀梁以為惡宋皆非也然而伐之以定亂是也其立

孝公非也程子曰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愚謂孝公雖桓公管仲屬之於宋為有父命然此乃管仲從君之欲亂命也

狄救齊

正傳曰書狄救齊何也穀梁曰善救齊也愚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聖人與人為善之心也胡氏曰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在狄則罪在宋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愚謂胡氏以此許狄也而不稱人則凡稱人者未必為貶矣以此為

義例豈為能充其類也乎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正傳曰書葬齊桓公則恤喪之為義後葬之非禮並見矣夫諸侯五月而葬禮也桓公之卒至此九月以生時不勝其嬖愛之私遺命不正遂致五公子爭立而齊大亂幾不能葬僅乃葬之其失禮甚矣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

非人柩方在殯四隣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如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正傳曰書邢人狄人伐衛紀其伐之善也夫衛人不念桓之舊德嘗同宋曹邾人伐之矣今邢狄伐衛所以救齊也故春秋善之左氏曰冬邢人狄人伐衛圍

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穀梁曰稱人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胡氏曰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荊楚

安中國著一匡之烈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愚謂穀梁稱人之說義見前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十年齊孝二年晉惠十年衛文十九年蔡莊五年鄭文三十二年曹共十二年陳穆七年杞成十四年秦穆十九年楚成三十一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正傳曰嬰齊滕子名名之無他義胡氏以為名之有

罪者非也他國之史之稱必書名然後天下後世知其為滕子其也獨稱滕子則孰知其為誰乎稱宋人者亦他國之史之詞耳書宋人執滕子嬰齊罪宋之擅執也諸侯有罪則方伯連帥上告於天子然後執之以歸京師問其罪焉義也今宋人無故執之是擅專矣擅專者無王輕執者無義二者皆非也胡氏曰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黄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

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愚謂以此執之亦不足以服之也夫犯上殃民罪之可也猶當請命于天子以示不專況以私乎今春秋之諸侯上不朝王下不保民而專事糾黨動兵戈以立威而陵下皆犯上殃民之君也則又何以獨責滕乎孟子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春

秋無義戰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正傳曰曹南曹之南鄙書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紀非盟也書鄫子會盟于邾非後盟也春秋無善盟盟者忠信之薄也然而盟必以結忠信之事今觀曹南既盟之後未見其有忠信之事故曰非盟也若夫鄫子之會盟則又怠矣公羊曰言會盟後會也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于邾是後時也是以取罪焉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正傳曰用之者以之祭社也書邾人執鄫子用之見宋襄之暴盟也夫要盟且不可況暴盟乎鄫子非不赴盟也乃後時而至宋襄怒使邾子執而用之於社其暴虐極矣何以為伯主乎左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

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穀梁曰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愚謂宋邾之惡極矣不待乎日之而後知惡之也蓋史日之以别於會盟之日耳

秋宋人圍曹

正傳曰書宋人圍曹譏妄動也未有罪而伐之者無名於與盟而伐之者無義無義無名皆妄動也左氏

曰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愚謂曹屢與盟則非不服矣無義無名是之謂有闕而妄動何以服人胡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圖曹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内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

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愚謂仲尼之作春秋如化工之妙物各付物而物之妍媸自見豈物物而雕刻之哉今之治春秋者皆物物而雕刻之之類也何足以知天地造化之心

哉

衛人伐邢

正傳曰書衛人伐邢著搆怨之罪也夫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仁者為能以大字小此侯度也王法也舍此不為互相搆怨謀動干戈擅興無王之罪均矣然伐人者為曲故春秋書之罪衛也左氏曰秋衛人伐邢以報莵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

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與師而雨愚謂此甯
莊子之妄陷其君於惡也是又以見衛君之罪其臣
成之也故曰逢君之惡其罪大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正傳曰齊者齊地也地以齊齊亦與會公會不言公
義自見胡氏謂諱之非也既言會則公矣書會陳人
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著修好之盟也左氏曰陳穆
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

公之好也愚謂此其實傳也蓋與之也胡氏又以為
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之得與中國會盟自
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
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桓公世皆止稱人
而不得與中國盟會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首朝于
楚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
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
宋公以伐宋而書爵矣愚謂中國之同盟亦有口血

未乾伐之滅之如宋之於曹與鄫者矣何獨以罪楚
聖人與人為善不念舊惡不逆來善即時即事而是
非皆其自取聖人無與焉此聖人之心也故自進于
中國則中國之前日敗蔡入蔡伐鄭此一楚也今日
向義而與盟會此一楚也及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此又一楚也聖人物各付物之心過化存神之妙豈
保其往哉豈與其退哉至於鄭之朝楚固為自棄于
中國不能無罪然亦中國伯主不能以相安故畏楚

之強而朝之也原情定罪則亦有分之者矣而可以全罪之乎故春秋之於此會書之見聖人大公與善之心蓋與之也彼善於此者也春秋無善盟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梁亡

正傳曰書梁亡爻罪之也是亦秦有罪焉左氏曰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穀梁

曰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政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胡氏曰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秉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者諸侯朝

脩其禁令晝孜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愚謂使秦於此無併吞諸侯之心有繼

滅存亡之義行以大事小之仁則必濟弱而扶其傾為立明主梁為不亡矣秦乃因其昏亂而取之以滅其國罪與梁均耳春秋書梁亡則自亡者與亡之者交罪之矣

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　宋襄十一年齊孝三年晉惠十一年衛文二十年蔡莊六年鄭文三十三年曹共十三年陳穆八年杞成十五年秦穆二十年楚成三十二年

春新作南門

正傳曰書春新作南門著其作之非也孔子曰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於春為不時於作為不節而其非自見矣左氏曰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公羊曰門有古常也則不時不節之義可見矣胡氏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

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宫復閟宫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宫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正傳曰郜者杜氏以為姬姓國書郜子來朝著事大之義也

五月乙巳西宫災

正傳曰書西宮災紀國之變異也書之以警人君失德之感應也公羊曰西宮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紀災也

鄭人入滑

正傳曰入者入其境也鄭人入滑著陵弱之罪也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愚謂春秋之時王道不行而德義泯滅人欲横

流大國惟肆陵暴以為強滑微小之國介於鄭衛之間歸鄭則衛怒歸衛則鄭怒左右皆受兵也為小國者何以自存耶為大國者豈復有天理人心耶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正傳曰邢者邢地也邢亦與盟書齊人狄人盟于邢譏失盟也夫狄樂于戰鬭喜怒向背無常豈復可與講信脩好乎故曰譏失盟也左氏曰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愚謂以狄而謀邢如以

毒藥而攻病病去而病益加矣

冬楚人伐隨

正傳曰隨漢東諸國之大者姬姓書楚人伐隨罪楚之憑陵傷中國之不競也左氏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愚按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於

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由此觀之則隨率漢陽諸姬以拒楚今欲復漢東諸侯于中國而力不足以勝之故見伐也

襄王十二十有一年宋襄十二年齊孝四年晉惠十二年衛文二十一年蔡莊七年鄭文三十四年曹共十四年陳穆九年杞成十六年秦穆二十一年楚成三十三年

春狄侵衛

正傳曰書狄侵衛著中國之霸業衰也桓公既没中

國無伯而宋襄不義故狄人窺間隙而肆其虐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正傳曰書盟于鹿上譏要盟也盟者聖人所不與也同心而盟猶恐寒之況要盟乎左氏曰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愚謂楚不自來而宋求于楚是要盟也宜乎其見執也宋襄欲令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可謂知言

矣

夏大旱

正傳曰周之夏即夏二三四月之間正農務憂旱之時也故穀梁曰旱時正也言大者久且遠詞書夏大旱紀災也農務之時而大旱則無年矣無年則民人飢困而盜賊將起故聖人憂之左氏曰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

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正傳曰書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交譏之也夫宋公不知夷狄之楚不足以講信而要之盟為不智楚不念宋公之為會主而執之於會為不義五國之君斂手傍觀而不為之謀為不勇故曰交譏之也左氏曰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

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程子曰宋率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執書之胡氏曰夫以楚之強莫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列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為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

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扶大義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扶大義尊王室之義乎

冬公伐邾

正傳曰書公伐邾譏不義也春秋無義戰況無名輕動乎左氏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

愚謂由是觀之則為成風報滅須句之私怨耳烏得為義夫兵以奉詞伐罪為義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義也公之此舉無名輕動矣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正傳曰軍獲曰捷獻捷獻宋捷也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著楚無道之甚也公羊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

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

迎襄公歸胡氏曰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倚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横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曽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愚謂楚本夷也穀梁前既以狄稱人為善累而後進之今公羊又以稱人為貶之

二子之言相矛盾矣何取於義例乎且楚之夷何待
於稱人乎言獻捷則宋捷也不言宋捷公羊以為為
宋襄諱胡氏以為為僖公諱皆非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正傳曰諸侯即上五國與楚也書公會諸侯盟于薄
釋宋公者魯僖非義之舉也夫見大義者不見小惠
方楚以宋捷來獻是已無中國無天王無魯矣為魯
僖者當上告天王下連諸侯聲大義以王命討之舍

一宋以尊中國可也而乃為婦人之仁會諸侯以求釋于楚尚為中國有人乎左氏曰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胡氏曰盟不書所為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荆舒反為吾與國逞其志將滅宋縣之矣此正霸業之衰春秋之所謹也會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强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

其事已僨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愚謂此論是也至謂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非也楚不待貶魯亦豈能諱聖人之心無意必固我之私

襄王十二十有二年宋襄十三年齊孝五年晉惠十三年衛文二十二年蔡莊八年鄭文四年三十五年曹共十五年陳穆十年杞成十七年秦穆二十二年楚成三十四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正傳曰須句見前書公伐邾取須句則僖公之義與不義並見矣曷為義曰伐邾以還須句反其君而奉太皡有濟之祀得存亡繼絶之義故左氏曰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是已曷為不義曰春秋無義戰以其不奉天子之命而擅伐是雖義猶不義故胡氏曰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内是已然胡氏又以為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愚謂所謂反

其君反須句之君不絶其祀禮也非擅取人國也非
攸奪之取以為已有者也非以亂易亂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正傳曰書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著非義之兵也
左氏曰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愚謂兵以義舉非義而舉輕舉也宋公非有
王命奉義之舉徒以不勝其怒鄭歸楚之私遂率諸
侯之兵以伐之所以兆楚釁而致泓之敗也子魚謂

禍在此蓋先知之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正傳曰升陘魯地及者公及也言及不言公公自見矣穀梁胡氏皆以為諱公非也書及邾人戰于升陘善應敵之兵也邾人來魯地魯禦之與之戰是為應敵之兵未為不義胡氏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氷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愚謂魯雖敗績然邾兵來魯不得已而應之但是年魯先伐邾則其釁蓋自魯啓之彼此得失互相半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正傳曰泓水名及與也胡氏以書及為深貶宋公者非也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著名釁玩敵之罪也夫宋不自知其德不足以服鄭鄭歸于楚乃伐鄭以致楚兵是之謂名釁又不知好謀而成乃執不重傷不禽二毛以致敗是之謂玩敵名釁者不智玩敵者不義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此之謂也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

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

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愚謂此實傳也胡氏又曰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

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盡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防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愚謂此又經外之意也

襄王十有二十有三年宋襄十四年辛齊孝六年晉惠十五年四年衛文二十三年蔡莊九年鄭文三十六年曹共十六年陳穆十一年杞成十八年辛秦穆二十三年楚成三十五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正傳曰緡宋邑書齊侯伐宋圍緡著其伐之非也乘人之敗也宋王者之後一敗於楚齊有伯者之餘業輔宋以抑楚尊周攘楚之義得矣乃因宋之敗而伐之是輔桀也故春秋書以譏之左氏曰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愚謂齊不仗大義而忿小忿以伐宋其惡

大矣胡氏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與國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愚謂觀此義例之説窮矣及至書同而美惡不同則云美惡不嫌同詞乃不得

其說而為遁詞也夫旣云美惡不嫌同詞則美惡不係於詞而係於事是取義在詞之外矣則又何取於義例拘拘於一詞之求乎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正傳曰茲父宋襄公名書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紀伯國之大故也左氏曰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愚謂書之亦以見公不得其死焉乃自取也

秋楚人伐陳

正傳曰書楚人伐陳著蠻荊肆虐之罪也左氏曰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愚謂此實傳也若得臣者有王者起必服上刑不以為罪而以為功何其謬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正傳曰書杞子卒紀小國之大故有赴則書之也有

赴則書何以不名高氏曰史佚之是也左氏謂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胡氏從之非也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胡氏又引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以為是惡謂此誤矣若杞從夷則其卒也無赴無赴則不書魯書之見其赴中國諸侯而未必從夷矣杜氏因左氏之說誤之耳且鄭伯曾朝楚矣何以不子之乎且據

程子之言或伯或子或子或伯隨時而易稱史之文耳焉得謂聖人黜伯而子之又升子而伯之耶信斯言也是孔子變亂名實專擅爵賞得罪於天王矣何以為孔子

襄王十二十有四年齊孝七年晉惠十五年卒衛文二六年十四年蔡莊十年鄭文三十七年曹共十七年陳穆十二年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年楚成三十六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義見前

夏狄伐鄭

正傳曰書狄伐鄭著夷狄之亂中國也見中國之亂天王亂之也左氏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

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

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愚謂此實傳也故曰頽桃二子亂周王亂之也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啟夷狄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義見于前

冬天王出居于鄭

正傳曰書天王出居于鄭紀天下之大變也左氏曰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胡氏曰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

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中外之辨可不謹乎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

正存天理之意也愚謂云出居者實出居所謂天子蒙塵乃奔難也胡氏又謂貶而書出居者宅其所有之稱云云則支離於文義而非直書見義之指矣

晉侯夷吾卒

正傳曰書晉侯夷吾卒紀伯國之大故也餘義見前

春秋正傳卷十四